

《乾隆皇帝大閱圖》

朱家潘



紫禁城乾清宮內，原來貯藏一幅《乾隆皇帝大閱圖》。此圖為絹本，設色，本幅縱322.5厘米，橫232厘米，畫的是清高宗弘曆擐甲

胄、乘馬、佩弓矢的圖像。

這幅畫像，從乾隆四年起，本來一直張貼在南苑新衙門行宮後殿屏上。辛亥革命後，段祺瑞任陸軍總長的時期，南苑駐紮着一部分軍隊，叫作『模範團』。段祺瑞有時到南苑檢閱部隊，曾經到新衙門行宮，看到後殿屏上的這幅畫像。當時行宮已年久失修，他認為畫像有被屋漏雨水汙毀的危險，就派裱工揭下，帶回城裏，交給當時根據民國政府優待清皇室條件仍然住在宮中的清廢帝溥儀的『內務府大臣』保存。清代帝后像原來都供奉在景山壽皇殿內，這幅畫像因為是清亡後收進來的，便被收藏在乾清宮了。

清代的帝后像，照例不署款。從這幅圖的畫法和水平來看，可以斷定是清朝宮廷畫家、意大利人郎世寧畫的。關於此圖的年代問題，從畫中乾隆帝的面貌和乾隆十二年白題詩的畫像（內府精寫本《文選》扉頁上的畫像）相貌來比較，可以看出這幅乘馬戎裝像的容貌比較年輕。

據《御製詩集》載：乾隆二十三年，仲冬南苑大閱紀事詩：

『廿年一舉寧為數（乾隆己未大閱至今蓋二十年矣），周禮分明節候論。便設軍容示西域（時哈薩克、布魯特、塔什干、回人等，皆令預觀）。佇看露布靖堅昆（邇日盼將軍兆惠喜音殊切於懷）。好齊以暇千旃旆，既正還奇萬礮喧。風日晴和士挾纜，非予恩也總天恩。』

從這首詩和詩註，結合乾隆十二年的那張畫像來分析，這幅乘馬像，作畫的年代應該是乾隆己未，即乾隆四年第一次大閱期間。大閱之後隨即命郎世寧作畫。畫中的大閱甲胄，和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乾隆大閱甲胄對照，以及《皇朝禮器圖》所載大閱甲胄的質地、式樣、作法、顏色、花紋對照，完全符合。說明這幅畫完全是寫實的。

清代皇帝大閱的情況，《大清會典》中有一段記載：『康熙二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幸南苑大閱，擇南苑西紅門內曠地，八旗官兵槍斝按旗排為三隊。聖祖仁皇帝率皇子等擐甲，前張黃蓋，內大臣、侍衛、大學士及各部院大臣均扈從，後建大纛。聖祖仁皇帝周閱八旗兵陣，閱畢駕還行宮。特降勅諭，申明軍令，宣示於大閱之地。是日未閱前，官兵均賜食，閱後賜酒』。

清代皇帝在南苑閱兵典禮不常舉行。乾隆四年第一次大閱之後，一直到乾隆二十三年纔舉行第二次。乾隆四年御製《南苑新衙門行宮即事詩》云：『南苑重來羽騎馳，離宮未御已經時。新詩消遣閒中興，舊學商量靜裏知。花笑迎人誇得意，鳥吟為我話相思。留連不是耽風景，却惜年華暗轉移。』乾隆詩所說的新衙門行宮，即上述《大清會典》記載中所提到的：『閱畢駕還行宮』的三處行宮之一。據《日下舊聞考》關於南苑新衙門行宮的記載：『新衙門行宮，在鎮國寺門內約五里許，建自前明。宮門前鐵獅子二，上鑄延祐元年十月製，元時舊物也。垂花門內對面房御題額曰：邇延野綠。東壁聯曰：綠深草色輕風拂，紅潤花光宿雨晴。西壁聯曰：樹鳥鳴春聲漸暢，砌苔向日綠偏多。後殿屏辰間恭繪聖容、擐甲據鞍……』。這裏所說的『聖容，擐甲據鞍』就是本文所介紹的這幅畫像。

（上接24頁）

簡練而準確，色彩的鮮明而調和，更使這一作品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

任仁發的著名作品之一《二馬圖》，以肥馬和瘦馬來比喻貪官與清官，寓意深刻。對《張果見明皇圖》這幅畫，也不能把它當作一幅故事畫來欣賞。此畫的後面有當時的大書家康里夔的題跋云：『月山宜慰所畫《張果見明皇圖》，筆法精妙，人物生動，求之同時蓋不多見，且月山之為人，多才而智，有益於世。至於水利、錢法皆深造極致，惜乎

不遇於時，世之士大夫皆言其精於畫馬是矣，然其不遇，但知此而不知彼，宜其爾也。余之三姪大年，月山之婿也，故頗詳其一二云。』康里夔是任仁發的親戚，他說的任仁發的『惜乎不遇於時』，當然是出自肺腑之言。中國的水災過去幾乎年年發生，任仁發有治水才能，却得不到重用，他不能坐視，切望當權者能任用他，能重視他的才幹，就像唐明皇之重視和禮遇張果老一樣，因此才畫了這幅寓意圖。但是，康里夔在題此畫時，任仁發已經去世，任仁發的願望並沒有實現。他的這幅作品留至今天，讓人們在欣賞他的藝術成就的同時，也可以從中了解他的抱負。



《乾隆皇帝大閱圖》

Painting of "Emperor Qian Long reviewing troops"